

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馮玉祥著

馮玉祥著

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自序

九一八事變，是日帝國主義以武力侵佔中國領土，事實昭然。國聯果以國際公正人居，則勿庸調查，即可據正義以判處，然必竟宕近數月，纔派出一個所謂調查團；更經數月，纔製就今日共觀的這個報告書。可見國聯並無公平解決九一八事變的能力與決心，而其派遣調查團，自另具其特殊用意。

國聯之所以如此辦者，本無足怪！因為他自有立場。而調查團的報告書，即循此立場所作出來的產品，我們在被壓迫的地位，不能不特別注意，纔不致於在壓迫下更受一番欺騙，國聯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機關，這話我早已說過，一般稍知國際情形的，也都明瞭，此處不用多說，所以希望國聯主張公道，真是夢囈！

國聯對於九一八事變，自然也不能例外，真正出來為中國打抱不平；不過圖相當的平均分贓，而不致為日本所獨佔。在外交上辭令上就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調

查團便是依這個原則而出發，所以他作成的報告書，完全是根據這個一貫主張的，因此，他不能不把事變的責任，分與中日兩方担負；更把東三省看作一個第三者的地位，處處把中日利益相提並論，如是，纔能作成他的結論：「須待國際合作！」換言之，即是變形的共管！

一般淺薄的批評家，以為該報告書內，說了幾句日本之軍事行動，似不能作合法的解釋，便以為這是國聯的公道話；一般仰賴國聯的媚外當局，更引此數語以自誇哀求國聯之得策；——不特無識得可憐，還間接替帝國主義分贓機關播散麻醉劑！

所以我讀完這罕見的報告書以後，認為有正確的分析牠認識牠的必要，寫這本「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動機，即發於此，而本書的意義，大別之可分為下列三點：

第一，暴露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詭計。事實的真象，已經明明白白的呈現在我們眼前。而帝國主義的代表——調查團，却徧要曲解事實，顛倒因果。他們的用意與陰謀，已略如上述；申言之就是：他們一方面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咄咄逼人橫暴無理之可嫉，

他方面又感到日本帝國主義囊括席捲鯨吞蠶食之可羨。由嫉妬的心理，會引起與日本競爭霸權的企圖，但爲了經濟恐慌，及彼等相互間對立的種種原因，而不敢冒然嘗試；由羨慕的心理，會引起與日本平分春色的計劃，較之武力爭奪，當然是不勞而獲的無上妙策。因此，調查團費盡了多方的考慮，無數的心血，才構成這篇牽強狡辯淆亂是非的文字。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東三省，爲了自己分贓的意圖，不得不千方百計的見好於日本；而同時爲了使日本勢必出於分贓之一途，又不得不把日本的責任，輕描淡寫的點明一下，至於論到中國方面：則不惜把一切罪名，幾乎都加在中國身上，自然，在帝國主義者非如此不足以充實他們瓜分共管的理論與藉口。所以報告書的內容，如果稍加檢討，便可揭穿了牠的秘密。與其說是陰謀詭計的計劃書，勿寧說是帝國主義的招供狀。同時也就是我們中國的賣身文契。我們不甘心作亡國的奴隸，我們要毫不猶豫的否認牠！

第二，喚醒被壓迫的中國民衆立圖自衛自決，我們中國，有四萬萬七千餘萬同胞

之多，土地有三百餘萬方里之廣，立國有四千餘年之久，我們不能有些微的奴性！固然，我們不願意成爲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壓迫其他的弱小民族；同時也不允許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我們。當此嚴重的國難之下，我們只有反抗，決不屈服！只有強硬，決不妥協！只有自衛自決，決不能搖尾乞憐於帝國主義者！而且帝國主義者，是壓迫我們的敵人，與虎謀皮，是求速死，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伊始，我即痛言依賴國聯之非計；但是軟弱的南京政府，不謀自救之道，一味的信賴國聯，直至報告書發表之後，還是希望以報告書作談判的根據。這無異甘心送掉東三省，希圖博得帝國主義的歡心，延長個人的政治生命。然而現在報告書的猙獰面目，已經暴露無餘，豈有自投羅網之理？況且帝國主義者的野心，並不因分到東三省的權利而滿足。無疑的，還要想有機可乘的時候更進一步瓜分或共管全中國。我們在這種危機之下，如何能聽憑軟弱的南京政府仰賴國聯的宰割？即退一步說，僅只失掉東三省，難道非中國的一部？難道能坐視三千萬同胞悉淪爲奴隸？要知道漏舟之中，無一倖免。此時全國民衆若不及早起來，共圖自衛自決，

則中國全部，遲早亦必爲東三省之續。

第三，希望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聯合反帝戰線促成人類的真正和平。

帝國主義者鉤心鬪角，爾虞我詐，方自謂爲得計；而不知這正是自掘他們的墳墓。一日不到絕境，一日不會覺悟。因此我不欲對帝國主義者盡忠告，而希望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快覺醒。現在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向國外發展，壓迫弱小民族；一方面對國內被壓迫階級，更加重其榨取。日本國內自九一八之後，人民的負擔加重，就是一個明證。這些帝國主義者，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他們之所謂「生命線」，完全建立於對弱小民族之剝削上。對殖民地之殘暴的掠奪，無限制的伸張其佔領土地的野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爲擴大市場而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解決了他們的矛盾；尤其是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又準備着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切經濟落後的弱小民族，便必然的成爲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即使報告書能夠在中國一一實現，依然不能得到矛盾的解決。最多也不過使少

數帝國主義者的慾望滿足，而增加其在各該國內的統治力，使各該國內的被壓迫階級的痛苦，多延長若干時日；甚至足使東亞問題日趨緊張，而促進各帝國主義對立的尖銳化，所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也許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緒論。因此我希望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鞏固反帝戰線，不再作世界大戰的犧牲品，而促成人類的真正和平。也只有這樣，才有真正和平的實現。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只是掩耳盜鈴抱薪救火的勾當。

最後，這本書的問題，我希望中國的同胞們要首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四周的虎豹豺狼，已經張牙舞爪的暴然相逼，除了拚命的反抗，決不會因為乞憐於虎豹豺狼而能得到倖免的。我們不能受報告書的欺騙！我們寧死不能受牠的欺騙！我們只有拚死！才能圖存！

緒論

舉世注目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於十月二日公佈了。洋洋十數萬言，誠然是一部巨著，言辭委曲婉轉，構成一個嚴密的整個的系統，又不愧是一部精心的傑作。這一部嚴密而周詳的著作，從牠的內容看來，從牠骨子裏所表現的，無處不在捏造事實，污辱中國，以達到其最後「國際共管」的結論。這明明白白地是一部嚴密而周詳的共管中國的計劃書！

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在東三省爆發了，南京政府却拿一紙空文遞到日內瓦。事件一天天地嚴重而擴大，南京政府哭訴國聯的空文也一天天地增加。一年以來，整個的東三省完全爲強盜的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三千萬的中華民族，完全作了亡國的奴隸了，於是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也問世了。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一、國聯是什麼

國際聯盟自始就不是一個爲謀和平的集團，牠的產生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爲維持並鞏固戰勝的帝國主義者之非法的佔有的權利而結合的一個強盜機關，牠的基礎建築在幾個強大的帝國主義身上，牠假和平之名而行其宰割弱小民族之實，牠是掛羊頭賣狗肉專爲欺騙弱小民族，壓榨殖民地的魔鬼。過去的事實，不難得到充分的證明。歷來國際間的糾紛事件，無一不是先經幾個強大帝國主義秘密地決議而解決的。一九二〇年的沃蘭 (Åland) 事件，是在英帝國主義主持之下經法，意，日三大帝國主義之同意而解決的。一九二一年的上西里西 (La Haut Silesie) 事件，是由英法二帝國主義之協商，經日，意的認可而解決的。至於一九二一年波蘭之奪取立陶宛的維爾那城，一九二三年意大利之武力侵略希臘的哥耳甫島 (Corfou)，國聯都置之不聞不問，而屈服於所謂「既成事實」之下。祇有帝國主義的奴僕才相信國聯是主持公道正義的，祇有不

識時務的人們，才相信國聯有解決糾紛的能力。

二、國聯處置中日事件經過

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南京政府即備文日內瓦請求國聯處理。經九月二十二日理事會的討論，決定了以下三項空洞的文章：（一）緊急聲請兩國政府避免足以使情勢擴大或妨礙此問題和平解決之任何行動；（二）會商中日代表，尋覓適當方法，使兩國立即撤兵，而不危及兩國人民生命之安全及財產之保障；（三）行政院決定將全體會議記錄，及關於本事件之公文送交美國政府備案。二十五日第三次討論，理事長勒樂竟對日本帝國主義狡猾的覆牒表示滿意，氏稱「日牒所稱日政府欲保障中日交涉之和平解決，大部分日軍撤回南滿鐵路區域之內，現住於瀋陽吉林等以資戒備之少數兵士，待形勢許可時即須撤回一節，行政會閱之，爲之欣幸。」（九月二十七日時事新報）於是就在這樣「欣幸」之下，通過了九月三十日的決議。

九月三十日的決議案，使日本看透了國聯的無能，因此軍事行動，也從此更加擴大起來。十月九日，日軍轟炸錦州，並派遣軍艦到長江一帶示威；此時國聯方如夢中驚醒，偷視着木屐兒的兇焰，表示「無限遺憾」，然而，遺憾祇是遺憾，終禁不住當時一息尚存的白里安，與日本芳澤在日內瓦的暗室中閉戶密談。密談的資料，自然是日本所謂的五項原則。十月十九日國聯主議白里安的提案，不過是日本五項原則的變形。這無異於日本把磨快了的鋼刀，遞給國聯，國聯遞給中國代表，異口同聲的地勸中國自殺。然而，此時中國民衆的反日怒潮，正如狂風暴雨一般地高漲起來。南京獨裁政府雖然衷心想雙手接過日本的提鋼，畢竟懾於當時民衆的憤怒，而不得不覲然搖頭，赧然遜謝。同時，因爲日本的軍事行動過於狂放的結果，不但危害了美國在華北的利益，且使英國在長江一帶的地位，也感到不安。於是十月二十四日國聯理事會乃有「限期撤兵」的決議。這決議，自然又是一紙空洞的支票，雖然白里安在會議閉幕時曾經聲明：「深信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陰霾終有掃除之一日，然而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却把這籠罩遠東的

陰霾，更製造得濃密萬倍遠出乎「國聯的深信」之上。於是國聯不得不在日本軍閥危言恫嚇之下，一面低頭屈服，一面心中暗暗計算，在這次殺人越貨的勾當中，自己應當分得多少金銀財寶。

到了國聯理事會第三次開幕以前，日本的野心更加顯明：「滿蒙獨立國」的陰謀已由口頭的宣言而走上實際的行動；日本的軍事侵略已由南滿而擴大到北滿，錦州轟炸之後，又來了砲擊天津的事變；日本操了滿盤的勝利，中國受了無窮的損失；然而，國聯理事會三開之後，不但不敢談到日本的撤兵問題，反而勸告中國把軍隊由錦州撤退關內，並付與日本在東三省的「剿匪權」，最後還來了一個「派遣調查團」的決議，這種怪事從何而來呢？

三、調查團的產生背景

爲瞭解「調查團」之所以產生，必須明瞭當時國際間的矛盾與衝突。

日本的侵略行動，顯然是動搖了美國在滿洲的利益，同時也就是給美國在遠東的勢力以重大的威脅，美國自然不能甘心忍受。但是狡猾機警的日本，在第二次理事會之後，看到英美態度之過於露骨，爲轉移國際的視線起見，乃向蘇聯大肆挑釁。於是以齊齊哈爾爲目標，進攻馬占山將軍，同時宣傳馬占山受蘇聯接濟，宣傳蘇聯增兵北滿，宣傳中國將重新聯俄。這種含血噴人的宣傳，果然發生了效用，美國的輿論大大轉變了，他說：「日本反俄行動是正常的，於世界有利的，聯盟不當干涉」。（見十一月一日上海每日新聞）不待言，日本想藉此以結歡其他帝國主義，以顯示其佔據中國領土之正當；美國想藉此以造成日俄衝突，以便收漁人之利。美國副國務卿甚至於聲明：「雖覺不得不反對日本永久佔領滿洲，但並未附議日本須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退出滿洲之舉」。這足以反映美國欲造成日俄戰爭的心理之強烈。日本之反俄宣傳，至少緩和了美國對於日本之不滿。法帝國主義爲了反美對英對德以維持其歐洲的霸權在東北事件上始終是援助日本的。巴黎迴聲報更應當地表示了法國金融資產階級的態度：「如日本不服從理事

會之主張而破裂，則與遠東之政治組織與文明以莫大之打擊。因為爲防止赤化起見，我們不能信賴無秩序的南京政府。」尤其是在反蘇聯的問題上，更使法國與日本形成聯合的戰線。英帝國主義雖然在遠東和日本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因爲反俄與對美的關係，使牠傾向日本；同時又恐怕日本在華之勢力日益擴大侵害自己的利益，於是又表示傾向美國以抑制日本。所以在東北事件中，英國始終是抱騎牆態度。在這樣鉤心鬥角，複雜錯綜的情況之下，帝國主義者爲了緩和他們彼此間的衝突，爲了不使日本單獨吞併，於是就派遣了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調查團，

四、調查團的組織成分

調查團之派遣，是決定於幾度的首要帝國主義的秘密會議，正式通過於十二月十日的國聯大會，然而調查團的人選，直至次年一月五日才確定。一月十五日才正式成立。五個大委員，不待言是五個強大帝國主義的代表，而且是呱呱叫的足以勝任的代表，因

爲他們過去都曾作過轟轟烈烈的事業，對於他們的祖國都有過不少的功績：

該團委員長英國的李頓爵士 Lord Lytton，他自幼生長在印度，他的父親曾任印度總督。他自己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曾任印度事務副大臣，一九二二年任孟加拉省省長，一九二五年代理印度總督，國聯第十二次大會時任英國代表。他是頭號的統治殖民地的專家。

美國的委員麥考易將軍 (Brig-General Macoy) 在一九一六年參加墨而哥戰爭，嗣後赴法參加歐戰，旋任爲菲律賓總督，一九二三年日本地震，被任爲美國救災團主席，一九二九年南美波里維亞與烏拉圭兩國發生爭端，麥氏任調解委員會的主席。

法國委員克勞特將軍 General Claudt 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任駐紮中國軍隊參謀長，後來又領兵征服摩洛哥，一九二二年任非洲殖民地軍隊司令，一九二四年改任殖民軍隊軍長，一九二七年任法國高等軍事委員會委員。

意國委員馬克提伯爵 Count Marescoti 曾任美國及南美各國領事，巴黎和會時，任

意國代表團秘書長，後又任荷蘭，保加利亞，埃及，阿根庭等弱小國家的意國公使。

德國委員希尼博士 Dr. Schuee 他曾任薩摩島殖民地長官，一九一一年又任過德屬東非洲總督。

我們看到這五位大委員簡單的略歷；不是殖民地的統治者，就是宰割殖民地的軍事專家，從此可知國聯事前之審慎拔選和他用意之所在了。

五、調查團的言行

調查團於二月二日由歐出發，繞道美國一詢胡佛總統的意見後，在檀香山悠遊了幾天，便到了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國，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已經開始轟到上海來了。可是李頓仍大捧破壞國際和平欺騙世人的芳澤爲手創國聯的功臣，而以相見爲榮！狡猾的日本也大顯其造謠惑衆的神通，說什麼中國違背條約，實行排外教育，提倡抵貨運動，詆毀中傷，無所不用其極。在調查團與日本政府官吏及金融資本家數度會議之後，報